

黄河岸边的时光诗行

◆ 随记漫记 ◆ 吴维瑞

晨光初染吕梁山脉,车轮碾过黄土高原的沟壑,驶向那座沉淀着晋商魂魄的王家大院。

王家大院,位于灵石县东北12公里的静升镇。东挽绵山,西望汾河,北靠黄土高坡,南临绿水平畴,风光旖旎。七百年的人丁兴旺,三百年的巍峨院堡,参差上万人家。

瞧:偌大一座院,前峙峨然门楼,后倚周延城墙,青砖灰瓦的宅院雕梁画栋。中轴线上,一条宽大直巷,连接三条横巷,前低后高,层层递进,左右对称,大小院落呈“王”字形分布,象征着“王姓荣耀,显赫门第”。

最具代表性的建筑为东院“高家崖”、西院“红门堡”。任一座门院,都写尽了富丽堂皇。王姓的门匾高悬,一对大红灯笼高挂,各种木雕、砖雕、照壁、影壁等无不寓意丰富、精美传神,引得游人纷纷在“柿柿如意”“五福临门”的石雕案前留影。

还有那威武的门阶石狮,拴马桩、上下马石等,无不印证着当年门庭若市、车水马龙的场景。

五进式的院落,布局严整,相互串联,简直是个迷宫。前堂后寝的庭院风格,满足了对外交往的社交功能和内分尊卑、长幼有序、男女有别的居住功能要求。砖雕上“福禄寿”纹样历经三百年风雨仍清晰可辨。

走在青石板的大通道上,恍惚间听见骡马驮着银两打道回府的声响;看那一座座功德牌坊,依稀可见王家达官贵人“衣锦还乡”的盛况。三百年来的商海沉浮,王氏一族的过往荣光,此刻都化作檐角风铃的轻吟。

午后,乘车三个半小时,转道九曲黄河第一镇——碛口古镇。奔腾的黄河在这儿拐了个S弯,冲出了一片开阔地,于是在这个两边临水、三面环山的风水宝地,有了烟火人家。

黄河水裹着泥沙奔涌向前,夹岸而

居的古镇像一条长龙盘旋绵延。热闹非凡的五里长街,挟着黄河的浪,带着上古的风,在时光的琴弦里不断翻唱着新曲:晋商马帮的驼铃声被现代汽车的喇叭声取代;货栈票号的旧影与现代咖啡店的遮阳伞交织成独特的和弦。骡马交易场的旧小巷已被一家家民宿和杂货店取代,往日人喊马嘶的场景代之以熙熙攘攘的游客。

沿着陡峭的山坡向上行,那些碎石小道已被岁月磨得发亮。回头一望,眼见奔腾的黄河水泛着白浪,冲锋舟在水面穿梭;对岸的镇河宝塔在峭壁上影影绰绰。而眼前最高处的黑龙庙宇飞檐上的脊兽在阳光下泛着青铜色光泽,仿佛仍在守护着这片曾是“水旱码头通天下,商贾云集九州”的土地。

回程穿行在迷官般的街巷中,晋商老宅院的雕花窗棂投下细碎光影。一些大院门楣上仍残留着“日进斗金”的墨迹。比邻而居的旧镖局是那个年

代的标配,虽然人去楼空大门紧锁,但木栅栏护窗小铃铛防盗的算计,依稀可见当年的严谨。

在古镇一处三岔道口附近的民宿里,年轻人正用手机直播碛口古镇风光。河畔层层叠叠的窑洞依山而建,林林总总的商铺因水而生。青石板道上,往日的驼铃声已渐行渐远,黄河的涛声依旧不绝于耳。老式的电灯与光伏太阳能板相互映照,在时空错位的进程中延续着传统与现代的对话。

傍晚时分,我久久地徘徊在黄河岸边,或坐在古渡口的石阶上不忍离去,听黄河船工的号子此起彼伏响起,看一抹斜阳染红两岸山川,畅想“黄河远上白云间”的壮阔,静待“长河落日圆”的一刻。

炊烟升起,暮色罩大地,家家酒店、户户民宿门前大红灯笼亮了起来。当月光照亮明清塔塔时,整个古镇化作漂浮在黄河上长长的灯笼,将历史的剪影投在滔滔的河水上。

碎碎的日子

今天起了个大早,伴着初秋的清凉,我走出宿舍楼。天空半淡半暗,半边浅浅的蓝,月亮和星星都还在天上,好像在同一个起点,彼此遥望,含情脉脉。我看了一眼弯弯的月牙,笑起来似的,昨晚有星星的陪伴,它一定睡得很香吧!

校园里十分安静,鸟还没起床,估计全栖息在树上,正做着梦呢!只有虫,在草从里鸣吟,此起彼伏。鸣吟是虫儿们的使命吗?蟋蟀也好,蝈蝈也罢,它们天生就快乐吗?它们永远不会疲倦吗?它们勇敢地鸣吟,勇敢地发声。我停下脚步,站在草从边,闭上眼睛仔细听着虫儿的私语。听了好久好久,虽然一句也没听懂,但并不影响我对它们的好感。平时,教室里传出孩子们的朗读声,虫儿或许也没能听懂,但它们依然会做忠实的听众。

远处传来几声狗吠,估计有人从它身边经过,它发出的是陌生的警告还是熟悉的回应?建筑工地上塔吊开始启动了,工人们趁太阳还没起来,气温还没升高,得抓紧时间干。汽车声也开始在马路上来来来回回。这时,天空已褪去了暗淡,浅浅的蓝渐渐散开了,天完全亮起来,属于每个人新的一天开始了。

属于我的一天就在我的眼里、手中、脚下。我快速地打开办公室的门,来到熟悉的窗前,拉开窗,一股清新的空气伴着青草味吸进我的鼻子里,进入我的身体。随即坐下来,翻开语文书,拿起笔对着备好课的教案再次熟悉起来。读着《望洞庭》,我想起了1200年前那个秋天的夜晚,明月高悬,洞庭湖在月光笼罩下显得更安静了。它们互相映衬,谁也离不开谁,一切显得那么和谐。诗人刘禹锡乘船绕道洞庭湖,他站在船头远眺,灵感瞬间迸发,写下了“湖光秋月两相和,潭面无风镜未磨。遥望洞庭山水翠,白银盘里一青螺”这首诗。孩子们读诗的时候会想到什么样的景色?会喜欢哪句诗呢?诗人遇见这样的景色,会有怎样的心情呢?

当我准备好要上的课,心里一阵轻松。只有做好充分准备,站在课堂上才会自信,和学生交流起来才会有底气。记得余爱军校长曾对我说过:课堂是老师的魅力舞台,我们之所以是老师,因为我们“站”好了课堂。每个老师创造属于自己的课堂美好,这就是成功。

我的眼前又有怎样的景色呢?当我站起身,打开办公室门,拎着水壶去打水,我总喜欢走那条暗暗的、长长的、地面泛着光的走廊。我知道保洁阿姨每天起得很早,把走廊拖了又拖,直到地面光洁才肯离去。白天,天晴时,走廊尽头的出口总会出现金色的亮光,亮光下有层层碎影,那是阳光穿过果树的缝隙照进来的模样。我奔着阳光向前走,尽管很暗,但我似乎闭着眼睛都可以快速走着。走到出口处,睁开眼睛,层层碎影在阳光下轻轻摇晃,我踩在碎影里,仿佛也跟着摇晃,轻轻跳动。有时夜晚,我也会选择走这条走廊,虽然有灯,但我不愿意打开。面对伸手不见五指的走廊,我毫不犹豫地向前走。是太熟悉了,还是再也不怕黑了,我也不清楚。当穿过黑暗遇见亮光的那一刻,内心会一阵欣喜。

打水的地方在二楼,在出口处向左拐上楼梯就到了。饮水机靠墙摆放,侧面是一扇大窗户。到了二楼我不会急于打水,而是从窗户望出去,看一看那座小山似的果园。果树高高低低,起起伏伏,躲在绿叶丛中的青青的柚子忽隐忽现,似乎和“同伴”玩捉迷藏呢!果园的“邻居”是一排排紧紧挨在一起的桂花树,它们在绽放前耐心等待,或许有过抱怨,天气太热,影响了花期;或许特别着急,它们知道人们早已反反复复念叨着桂花,期待一年开一次、一次香全城。但不管多晚,赏桂花的人一定愿意等。

当我下楼,再经过那条暗暗的、长长的、地面泛着光的走廊,走到尽头,刚好遇见两个穿着白色连衣裙、系着鲜艳红领巾的女孩。她俩有说有笑来上学,当我笑着望向她们的时候,她们也正好好看向我。

“老师,早上好!”
 “早上好,你们俩几年级的?”
 “我们是四年级的,我是402班的。”一个女孩说。

“我是405班的。”另一个女孩声音轻轻些。
 她们笑起来真好看。清晨的遇见,因为彼此的笑意,拉近了距离。
 我知道,像舞台启幕,又是一个碎碎的日子。

◆ 素年锦时 ◆ 张琳琳



野波 摄

春生秋行

◆ 心香一瓣 ◆ 骆有云

写下这个凝重的题目,我便泪眼婆娑,仿佛一团乱麻堵在心里,剪不断理还乱,竟无从说起。

冯春生者,义乌赤岸人也。他出生于1953年2月4日,正值立春之初,虽尚带寒意,却早已透出万物萌发的生机,这是一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季节。父母给他取名“春生”,寓意着一种美好。

2025年9月23日凌晨,春生兄病逝于云南昆明。恰好是农历节气之“秋分”,莫非他真的狠下心来,要在秋风里决绝地分手,独自驾鹤西去,而且不复回头了吗?

记得李白云:“夫天地者,万物之逆旅也;光阴者,百代之过客也。”又说:“生者为过客,死者为归人。”

春天出生,秋日远行,寓意“春生秋行”一段人生的宿命。冥冥之中,也许正是一种巧合或者天意。人们在垂泪唏嘘之余,其深切怀念之情是不言而喻的。正如一位哲人所说的那样:每个人的一生,或短暂,或长久,或丰富,或乏味……该走的时候,谁也留不住,终将这个世界告别。

我与春生兄的交往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。

也许是机缘巧合,金明生先生是我在浙江师范大学进修学习时期的同学,在大学图书馆工作。有一次他告诉我,图书馆古籍部主任冯春生是义乌人,问我是否熟悉?

冯春生学识渊博,早已名闻遐迩,为人称道。我一直十分敬仰,但又缘慳一面,并未见过他。后来,在金明生先生的引导下,我终于见到思慕已久的这位乡贤。也许是天生有缘,我们一见如故,谈人生经历,聊学习和工作,叙文学创作,同时还涉及家乡的诸多文史知识……

与能够同频共振的人相遇相交,是人生的一大幸事。我们相见恨晚,像多年老友重逢一样唠唠叨叨。春生兄兴奋激动时,便满脸红光,偶尔也有些口吃。那一天,我们敞开心扉,随心所欲,几乎无话不谈,聊了很多。临别时,他又自告奋勇,为我拍了数张以镌刻着“古籍部”书

架为背景的照片。

我与春生兄的交往,属于那种不熟络、不黏乎的君子之交,平时各忙各的,也很少联系。只是在春节期间,偶尔发个微信相互问候一下,并且言简意赅,像发电报一样惜字如金。有一次,我戏谑他为冯教授,他有点急了,回复说:“我们乃兄弟也,不必客套。”长期以来,我与春生兄,亦师亦兄亦友,可以切磋学问,可以各抒己见,甚至发生争论。但我们可以坦诚相见,并相互当作知己。

2019年春,受义乌市档案馆委托,我承担了《义乌家规家训选》一书的编纂工作。成稿后,我将书稿寄给春生兄修改润色。他多次来电或者发微信与我探讨,我便委婉提出,能者为师。所谓“斧正”者,可以大刀阔斧地修改,请他不要有什么顾虑。

同年11月25日,义乌市档案馆确定了书稿评审小组:春生兄为组长,朱庆平(后来因事请假)、傅健、陈江彬、郝旭东为组员。接到通知后,春生兄特意从金华专程赶来。到达义乌时,已暮色苍茫,华灯初上。他说他是从金华乘公交车过来的,在义乌站下车后,步行赶来。我略带嗔怪地说:“义乌站下车后,为什么不打车呢?”他只是平静地笑笑:“走走路,既可以感受家乡的繁荣气象,也可以锻炼身体。不过让大家久等了,实在抱歉!”

第二天上午,在义乌市档案馆会议室进行书稿评审。春生兄与其他评审人员一起,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,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。大家知无不言,直言不讳,干脆利落。我当时虽然有些难堪,但还是心存感激。评审后,春生兄根据评审组的意见,草拟“评审报告”,他反复斟酌修改,体现出其严谨负责、一丝不苟的秉性。

2019年12月25日,义乌市委宣传部组织纪录片《义乌通史》验审交接会。春生兄特意从金华赶来出席会议,并作了精彩发言。会议间隙,他找我询问《义乌家规家训选》后期的修改与出版事宜,并叮嘱说:“文章千古

事,千万不要草率,一定要多下功夫,认真打磨。”

2023年11月16日早上,天空阴云密布,还下小雨。我暗自寻思:春生兄邀我们去金华,怎么偏偏雨天去?

那天,我与吴潮海、朱庆平、金军英、宗颖俐诸君驱车前往金华。在浙师大宿舍楼门口,春生兄及夫人早已迎候。见面时,他喜笑颜开,多次念叨:“家乡老朋友来了,真是难得!”

那天,春生兄领我们到他连襟家的一幢别墅,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柚子树,枝头挂满了黄色的柚子,尝尝,很甜的。此外,还有水池、游鱼、假山、果木、花草、菜圃等。特别是他为这座小园的勒石题记,更是文采飞扬,情趣盎然。我戏谑道:“园因文而名,也是一件雅事乐事。”

后来,春生兄又带领我们在浙江师范大学校园走走,在医学馆前有个正阳湖,说是义乌市人张忠明先生捐资兴建的,此地还有一方石刻碑记。细细品读,也多情趣。再到东侧的山坡上,可以见到金华尖峰山,这里有一处标志物,可以对标金华山合影留念。

午餐后,我们去游览金华山,观瞻了“小冰岛”,其实就是一个废弃的水泥矿石工场,里面范围很大,有一艘很大的海盗木船。后来又游览了“三阳开泰”“黄大仙道成”“玉女神鹿”等景点,每到一地,春生兄总是如数家珍,娓娓道来。特别是“玉女神鹿”,那座浮雕十分精美,其《玉女神鹿》碑记乃是春生兄的大手笔:“南北朝时,刘宋年间。东阳郡治,附郭长山。长山南麓,依傍村庄。庄中一女,美丽善良……”

据悉,春生兄是金华山风景区规划设计的顾问,全程参与了这项工作,难怪他对这里的景点十分熟稔和充满感情。

时光荏苒,别后经年。今年3月18日,雨后天晴,阳光灿烂。因春生兄之邀,我与朱庆平、许建荣、傅健、王春平等应邀前往浙江师范大学春游。

在浙师大共青林,有一大片油菜花开得正艳,春风和煦,蜂蝶飞舞,惹人心

醉。这儿游客众多,熙熙攘攘,十分热闹。春生兄跑前忙后,为大家拍照留念,忙得不亦乐乎。那天,他还安排我们入住金华赤松镇双门村康养中心,大家相聚畅谈甚欢。

第二天,在春生兄的陪同下,我们先后拜谒、观赏了黄大仙宫、南宋名相王淮之墓、叱石成羊、飞天成仙等景观。

游览时,春生兄告诉我,今年夏季,他要携夫人去云南避暑度假,顺便看看书、写点文史类研究考辨文章。当时,我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。谁知世事难料,一别竟成永诀,他在云南昆明遽然离世,从此阴阳两隔,岂不哀哉悲乎?我想,生命有时真的太脆弱,太卑微了,风雨飘摇,命若游丝,不堪一击。其实,岁月并不静好,大家应当珍惜美好的生命与友情。

10月12日上午,我与朱庆平、金佩庆、曹曼华、冯潮忠等二十余人,从义乌赶往金华参加冯春生先生的追思会,并见到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的领导及诸多教授学者。特别是见到了老同学金明生先生,他悲切地说:“冯春生为人厚道、正直、和善,乐于助人,是特别好的人,许多亲朋好友都怀念他。”

灵堂里悬挂着春生兄的遗像,两侧有挽联:“春蚕吐丝双龙志在丽泽编成遗泽远,生面别开八杰卷舒古道热肠哭君早。”这是朱庆平先生撰写的藏头挽联,两句首字联结起来暗合“春生”其名,其内容是对春生兄一生的评点赞誉。

追思会的规模不小,有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系统的领导、同事,还有春生兄的学生及亲朋好友等130余人。哀乐声声,花圈环立,一片肃穆。其实,人生总有许多感慨:生如夏花之绚烂,死如秋叶之静美。最后的逝去和最初的诞生一样,都是人生之必然;最后的晚霞和最初的晨曦一样,都是光照人间的。

追思会结束后,我们又坚持将春生兄的骨灰送到乡下的墓地安葬。墓葬两侧石刻对联云:“一生俯首青灯下,文章千古留英名”,横批是:“文脉久远”。

临别时,我俯身深深一拜,默念道:明月不知君已去,夜深还照读书窗。但愿天堂没有病痛,那里有古籍为伴,应该不会太寂寞!

逸歌 摄